

破邪論卷下

曲三

唐 沙門 釋 法琳 撰

弈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
 弈云寺多僧衆損費為甚但是寺舍請給孤
 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
 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奕云
 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凡今猶毛臊人
 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
 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
 弈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
 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
 朴以世無佛故也弈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
 六百三十八年弈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
 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
 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弈云未有佛法

前人民淳朴世無篡逆弈云佛來漢地有損
 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弈云趙建武時有
 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
 萬衆早須廢省弈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
 四年辛酉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載
 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弈云請胡佛邪教退還
 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一答廢省僧尼
 事者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
 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
 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
 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
 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
 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罪者以此校量取捨
 難辯按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

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為國行道。一荅毀寺給民草堂安像者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代來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

由三

二

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造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為三世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一荅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對曰按史記曆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

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簡狄吞鷩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胃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並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文祖祢蓋千代輪王之孫利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按地理志西域傳言西

由三

三

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
生之地若知而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
死有餘責。一荅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
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對
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出蚩尤銅頭
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
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載。
顓頊時共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
危顓頊又誅三苗於洞庭又彭蠡汲冢竹書
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
舜又與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
其鳥羽楚詞十日化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出流金鑠石
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九嬰於泗水尚書
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饑百姓昏墊
禹時百姓各自其心而栢谷子退耕於野三

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
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
九征七十二戰大旱七年江河枯竭流金爍
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
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剝孕婦之
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
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
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
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
之患采芑又云宣王南征對曰上來所道並
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
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與師兵

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為姚石
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
言一何謬矣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
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
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
子為次第而無年月者良為史闕不記也邪
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
徃似長出何明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
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雖漸霸但是
周之小邑孝王之世命非子牧馬於汧謂之
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
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
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
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
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

論三

五

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
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
秋自無別記赦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
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
十九年齊秘書揚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
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
六百餘年非統霸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
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一答帝王
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
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世君明臣忠者對曰
夫理貴深據言資寔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
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
則仁盛聖明如尚書之典論其化民治道功
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元
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並止一

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遠遭磨滅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羿篡十五年浞篡十二年夏皋十一年夏發十二年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魏魏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室菲飲食皂帳緜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篡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

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爲豐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絕嗣僖王治五年絕嗣頃王治六年匡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治七年靜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百一十一年哀王治三月思王治五月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軾閭封墓休牛牧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武王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

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

月思王殺哀王考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

年出楊珍史目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

五年注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孝文王式

一年襄王楚三年始皇政三十七年胡亥三

年殤帝子嬰四十六日對曰周顯王五年秦

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

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篡君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

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

北築長城備胡人偽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

蟻聚作亂關東漢時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

官南越不賓乃習水戰漢高祖在位十二年

惠帝七年文帝高祖第四子非武帝本膠東

王景帝第六子非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

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

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

此時無佛何為乃爾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

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

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昇

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

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嘉瑞備臻兆

民胥悅垂涕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滿泉之澤

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不慙周夏汝言有

佛祚短何故年長。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

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十

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并云西域胡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

兵三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三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備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且末國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過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叛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奔狂鬼入心外與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一荅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

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髮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佗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利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涕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殞如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等符合通儒以爲佛生

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羣品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也塔興周世經二十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衡等經錄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

以何為證請陳其決也荅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徃徃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是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經佛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一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按文殊師利般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檢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

其下三十六國先來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
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驗之劉
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
所以荆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
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
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
盲人云有佛祚短實可悲矣依經律云釋迦
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
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
披袈裟勤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
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襪之據此
而推同齊時上統法師荅高麗使云佛是西
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
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
法已東行劉向之言蓋爲明矣又漢武鑿昆

十一

十一

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
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
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
知俊異無問不酬無言不荅豈容不達逆記
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當與勝人必降故
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
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并題木葉致令
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
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
梵本爲漢之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
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
之始魏人朱士衡沙門衛道安等並爲紀錄
總其華梵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
律戒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
十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

於八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
 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
 人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何國
 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又懷蠱毒無
 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
 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
 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
 傷而憫之故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
 帝孔丘李老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
 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礎
 槌不碎於今十三現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
 知佛法之神德也震且諸聖孰與為儔乃欲
 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
 惑生民汙點朝廷實可歎也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唱撰眾經目錄四卷譯一千四百三
 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
 晉人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四部
 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涅槃經
 北梁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三十五部
 元魏期城郡守楊銜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眾經錄四百七十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譯一十七部
 齊人常侍庾頡譯一部

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

梁人表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帝法集記一部二百卷

梁記室虞孝敬內要一部

隋人洋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宋臨川康王義度撰宣驗記

一部又撰幽明錄一部

太原王琰撰冥祥記一部

瑯琊王巾撰僧史

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記傳一部

齊著作裴子野撰高僧傳

淮南劉俊撰益部寺記

晉中書令郗景興撰東山僧傳

中書陸明霞撰沙門傳

治中張孝秀撰廬山僧傳一部

太原王延秀撰感應傳

吳興朱君台撰徵應傳

晉中書侍郎于寶撰搜神錄

彭澤令陶元亮撰搜神錄

道士陶隱居發菩提心禮佛文

道士陸修靜對沙門記

宋光祿顏延之庭詰文

齊隱士周顒撰三宋二帝論

周儀同甄鸞撰笑道論一部

隋成都費長房撰三寶錄

右古來博通君子識量王公尊敬三寶撰沙

門記傳者對曰此等先賢並皆翻譯佛經為

目錄記傳者悉學窮稽古精諳內外信道俗

之白眉為羣英之稱首咸遵敬三寶研味一

乘棄世辭榮欽承勝軌邪見朋黨一口不論
一人不說太劇苦剋誹毀酷毒穢言自保瑩
輝欲張蚊翼何殊朝菌之知晦朔蟪蛄之暗
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言
乎請付朝官博通君子檢內外典籍明邪見
人謬妄之罪若言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
按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
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
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至衛削跡在陳絕
糧避桓魋之殺慚喪狗之呼雖歷聘諸侯莫
能見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闇臣奸禮
崩樂壞爾時無佛何為逆亂滋甚篡殺由誰
孔子乃婉俛順時逡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
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或興逝川之
歎然復遜辭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
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歿世而名不稱吾何以
見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而論
之足可知矣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
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一荅寺
多僧眾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
門法長南京道蜜魏文孝時法秀太和時惠
仰等並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
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誣惑君王
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按前後漢書即有昆陽
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
羣賊並是俗人不闡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
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
劉焉之家焉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都督義
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

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然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期期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于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道初名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

多有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言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或殺人祠天子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及漢而蜀亡事在魏書孫恩習仙而敗晉事在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事在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事在吳書公期學仙而誅家事在湯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春秋魏華叛夫

事在靈寶經序張陵棄婦事在陵傳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仙傳右古來道士破國破家為逆亂者對曰

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此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眾僧

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世王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因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曲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弈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

千一百八歲父子君臣立忠立孝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自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頓有二

世三

十七

百七十六萬餘歲耶勤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鷄子盤古生其中經九萬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按齊秘書楊玠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年總而言之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年校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脩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犧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年世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弈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周莊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政但欲攸叙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世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

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曰七略按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夫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窠塊五常之俗暮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絕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寂不喧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豈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而無內處大則大而無垠故能量法界而

由三

十六

與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官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炎銷扇慧風於鷄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隨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顙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連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

鹿苑之談海藏龍宮之旨王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是敬信之侶猶

曲三

十九

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天人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乃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鳥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涼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

陵而轉盛渭水備道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駕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肉而撤饗人熏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難按躬以七辯之能將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注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獸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獸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士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子垂化安能以競按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記傳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

六百其名僧大德世所遵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三五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雖有明珠亦饒羅刹崑崙山缺於片石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為恠也譯經沙門第一五十九人義學沙門第二九十九人神異沙門第三二十人習禪沙門第四二十人明律沙門第五十二人遺身沙門第六十一人誦經沙門第七二十人興福沙門第八一十人經師沙門第九十一人唱導沙門第十十人此等沙門或

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能委命弘經亡形徇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矜或通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業行清高則氷霜彌潔樹興福善則冥衛可祈諷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藏四舍功用遠廣方等般若取信尤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葱河由跬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妙也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號曰西域大神或稱為浮圖之主所以摩騰杖策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學鉤深神鑑與遠及遊中土備悉方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景叔嚴觀恒聲皆領悟前言辭芬蘭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名當世質學圖澄傳業慧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郁屈我彌

天自晉惠蒙塵懷敏遷播羯胡縱毒寇蕩中
州劉曜篡虐於前石勒僭凶於後華夏分崩
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憫傷殺之方始慮刑
害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示懸記於襄鄴
藉祕呪以濟命盡因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

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

澄傳云澄

在漢地二十五年所歷郡縣與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年一百一十七歲亡當石氏凶強虐害無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乎

百姓危亡得存性命者不可稱紀及白足
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負戶帝
五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莫不功被

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乃紹隆聖種佛
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者也
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
運扶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彰夷凶撥亂之
功逾漢魏而孤顯蕩蕩乎巍巍乎難以揄揚

者矣加以留情佛法降意玄門造像書經度
僧立寺種種功德處處檀那利益華戎汲引
黎庶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蔑茲五
帝跨彼三王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上來邪見
所述穢言並是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

棄恐塵黷聖覽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

之恩垂鞠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真虛涅
槃經云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正當
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行博雅君子
四海通人聞之乃共扼腕指掌盱衡而作論

云爾孟子有言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夫虛妄顯於真實錄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
不定朱紫雜廁瓦玉參糅糠米以情言之豈
予心所能忍也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
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王亂於石人不能

別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乎考王者之降靈也或流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素靈夜哭帶龍雲之氣合奇異之像皆有天命非由人也或問曰何周通其曆秦不及期荅曰夫冥理難知人情易惑校其指歸略詳之矣何者昔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母舒顏但使專精嘉祥可致必能潔己災禍自亡信哉斯言也觀夫文武成康之世治道隆平蓋積善所資福鍾來葉所以邇曆也始皇在位焚書坑儒酷毒天下逮于一世誅戮更甚生民寒心手足無措上天降禍故不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咸稟先因頗由行善信爲明證也近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不盈幾時後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

三

五

生即有神尼撫養後爲實禪師觀見當爲霸王及其即位普興佛法大度僧尼四部誥誥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登即漸息干戈日就豐樂嘉祥靈應史不絕書四海晏安六合同慶後封禪岱嶽世致太平至煬帝屏除寺塔流擯僧尼繕造奢華萬事過度天垂海外親自征行禍及無辜殃鍾身世見前可驗何待將來論衡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不非古之虛美而責今之實論信久遠之偽詞忽近今之實事不知指馬之妄而競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觀夫釋氏之爲教也大矣哉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萬像之列太空譬八河之歸滄海至乎博尋子史復覽經詰六宗七廟之典五玉四望之儀丹笥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玉

檢芝泥之冊雲臺麟閣之書消分濁泮已來
鳥跡書契之後赫胥乘陸之曠天皇人帝之
前斗杓之所撫臨輪鳥之所暉浸地與迥
天角遼長補鰲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
功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藥石之所
基衣裳宮室之所肇恭玄祀黃之典五禮六
樂之制勛揖華讓之則湯征武伐之威金滕
零雨之翁泣麟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冢中而
理盡域內者也豈知上界繫二死之患下方
抱三塗之憂苦海漂淪愛河綿遠是以大悲
出世導彼生盲開八正之門闢五乘之路宣
忍服戒珠之旨啓優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
飛禽軀投野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嬌娥慢
賒棄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永斷
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形長辭毒

器況復乘雲寶殿號曰天宮帶地珍臺稱為
淨國八行玉樹四照金樓百味香餐三鉢轉
服動足飛去無煩列子之風妙樂騰聲詎勞
蕭史之吹故知花覆碧璫暫暉於地府琅枝
珠藥失彩於天津矣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
德克道備堪濟萬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曰真
實二謂權應真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
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
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億生求果和光六道
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為物形由感生體
非實有權形雖謝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
莫得常見也。世說曰魯人尚不貴東家丘
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或者問
曰豈其然耶請喻斯旨論者對曰子不聞乎
夫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萬善枝
條難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渴愛所燒妄想
攀緣身心放逸激五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黑
闇崖下無明波底長夜睡眠處於夢宅莫醒
迴天之醉詎知迷亂之色昏昏永劫役役偷
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惡友咆勃狂象放恣
心猿起六十二見之山汎九十八使之海耽
湏行廁戀著畫餅扇八魔風吹三毒火縱六
入賊盜五陰城不憂二鼠之危恒與四蛇之
怒信其牛羊之眼發其梟獍之凶於是立我
慢幢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誇伐儒墨之
談反表為裏顛裳為衣破俗傷真闢朋亂友
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訶罵風雨與
鬼神為讎隙與骨肉為怨憎自矜自高不仁
不孝恃其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螞蛆之甘臭

佛三

二十五

帶鴟鴞之嗜腐鼠以毒為羨深可畏哉靡慮
將來之辜不愁地獄之報嗟乎肆一言之禍
招萬劫之殃致使沉滯幽陰淪歷惡道入銅
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磔磨爐
燒鑊煮餐灰食火噉雪吞冰處處焦然心
苦楚百骸九竅繚亂刀鋒五臟四肢紛披劔
鏑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
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況復捨
身受身常縈三界從獄入獄不離三塗大聖
觀已興悲至人為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
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逐影可不慎歟可不
慎歟。詔云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
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
動妙釋法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
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

佛五

二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蟲 也 | 螂 也 | 咆 切 | 薄 交 | 也 | 器 | 滕 | 也 | 步 | 切 | 怪 | 莫 | 胡 | 總 | 披 | 磅 |
| 也 | 也 | 切 | 交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 | | | | | | | | | | | | | |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 也 |